尚書疑義

三

之似若預為已地者又二公亦且不知至問諸史與百執事則皆曰信又云勿敢言周公至誠懇惻之事不係宣洩機密利害又何不敢言之有即非周公命之不言而史與百執事之不言亦又何故乎且聖人舉事自是光明俊偉為武王而請所宜請也則周公自明白為之何至深密必使人皆不知而惟已獨知以為異者今觀其問諸史與百執事其當時之人亦云衆矣周公何嘗欲深密令無人知以為異耶乃云

不敢言雖二公亦怪問然後得之何耶凡此皆反之於心有未安者故未敢苟信今皆以為聖人之事夫子所定之書反覆委曲以求其解不知夫子當時所定果如是否然武成之書孟子亦疑之在孟子之時亦未經秦火豈非夫子之所定耶余姑缺之以俟知者

我之弗辟辟字蔡音避以為周公遭流言成王疑之故避居東都以俟成王之察古註作法字說謂致辟三

叔先儒亦多從之愚竊以為避居之說只可以語後世之為臣者豈可以語周公周公所當之任在後世不可同日語周公焉得逡巡而避之以俟察耶當時管叔已叛淮夷徐奄之屬皆已附禄父而起非但流言而已也使非周公制叛則叛者必制周矣周公又可空手避居以坐待其斃耶故致辟之說在周公自不可已先儒謂豈應以片言半語便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不如是此皆懸想氣象之言也或曰成王

既疑安所請命周公將自誅之耶且身既在外權已去矣王疑不悟讒間日深如後世之事身尚不保又欲從容察其罪人而辟之耶曰聖人聰明睿智豈有作事若是之愚夫使權柄一失不保其身則周家之業必墜聖人豈無所見於是而漫然以為之耶蓋當是時成王尚幼陳氏梅叟謂武王有疾之年是克商之二年成王生纔五年比武王之喪則成王方十歲耳通鑑纂要以為成王即位時十三歲此皆不可刻

盡大約言孺子則是幼穉未成人之稱成王當時尚亦未能省事而國家政柄全是周公主持二公輔之周公以人臣而代行天子之事伊尹之任商周公之任周皆非後世人臣之所得比由此言之周之基業非得周公何能定予故成王後來賜魯以天子禮樂蓋亦念此矣管蔡流言正以其跡之近似亦易使人信聖人之作用人亦豈能盡知況又有殷民之遺有武庚為之主又有王室至親為之嚮道此間不容髮

之時天下安危之所由分而天下之柄又既在於已周公安得崇虛避之名而辭其責耶世皆言成王重疑周公成王方在冲年未肖事豈遽能知疑周公者考之於經前後亦不見成王大疑周公之意如歸禾佳禾書序之言尤足以見成王之未嘗疑也惟爲二叔所惑者或未能知周公忠誠之心二公豈不知耶在朝之多士豈不知耶以聖人盛德其孚於人亦非一日矣故周公得以居東而所謂誅管蔡者又安有

不得請命者哉又安有大權一失不保其身者哉然則誅管蔡者即居東之時詩東山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者蓋罪人斯得之後又一年耳朱子謂殺武庚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為庶人命微子啟代殷後皆此時事又云周公乃告二公曰至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得其實矣若云成王既迎周公歸之後方更命周公誅管蔡則是周公二次往東山矣夫周公惟其主少國疑大難將起故不得已權其

輕重而誅管蔡若成王既長君臣既皆相洽流言外
侮何足忌而獨不能委曲處置容一至親耶故誅管
蔡之事決非迎歸之後此不可不明辯又云成王重
疑周公若周公無所自容者愚敢以為皆非也曰於
後周公作詩以貽王豈非亦因其疑而欲開其惑耶
曰周公居東既久成王漸長親政既未知周公之勤
勞王家豈能無間隔之意故周公作詩以貽亦因王
知識漸長使歌咏而自得之但成王天資亦高容易

開悟又以周公盛德二公贊翼即非雷風之變亦必迎周公矣故周公東征後來事體皆已瞭然胸中非偉而成者其曰盡其忠誠成敗利鈍不能逆覩者又不可以言周公矣曰如子之說以成王尚幼未疑周公故周公得以遂其東征之舉若成王既長亦遭流言之變而重疑之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曰事亦難以逆料但聖人至誠動物若成王既長自知周公矣萬一昏愚之甚如紂者然後微子箕子之徒始為不得

於鄗之書與此正相反矣王肅謂管蔡與商奄共叛故周公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者亦是

大誥

此篇蓋周公東征以誅叛之義告天下也其云殷小腆誕敢紀其敘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則武庚已叛難已作矣周之致討自不容緩而成王尚幼周公其將委之何人乎而又豈容空手避居東都三年之久直至

迎歸之後乃奉王命以徂征則其叛者將不四出滋蔓而三年之內將何以待之耶蓋金縢所謂流言於國者非只是流言也古史記事文不必具自是如此後儒不能深考其義而謂以片言即興師以誅之為非聖人氣象將天來大事看作閒言語嗚呼豈有此等言語可作等閒看了蓋不利孺子一言是構禍發難題目兵出無名事固不成後世起兵舉事皆要提一大題目以聲其罪以為名耳管蔡發端如此即周

公不為一身禍福之計不將為天下安危計耶故謂迎歸以後方始東征者考之於此其不可通益顯然矣

大誥東征周公之舉成王尚幼而皆稱王言者可見周公自武王崩雖有攝政而其正名出令未嘗不以成王為主此於義理事體甚正亦何可疑特管叔造流言以為名耳周公之征非避流言致討其叛也既造流言必不得不叛既已叛必不得不致討也

洪惟字亦是古語頭多如此如泰誓洪惟作威亦同蔡以惟字訓思謂大思我幼冲人書中言惟者多如云惟皇上帝惟其克相上帝等類不計其數何獨此專訓思耶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蓋下文將言不敢閉天威用及大龜紹天明故先謙言亦以見非已一人之私意也語氣謂予實不知天命但予小子夙夜危懼若涉淵水惟求所濟實欲敷陳增光前人受命於此不忘其

大功然則武庚今日倡亂天實誅之予不敢閉於天

降威用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至越茲蠢此言即命於龜曰有大艱於西土今西土亦不得安寧於此蠢然而警動也蠢者無知而警動不安之意此篇茲蠢今蠢幷允蠢鰥寡三蠢字皆是百姓驚動非謂武庚蠢蠢而動蓋四國作難百姓自然驚動不安

殷小腆至周邦聲武庚之罪今蠢至幷吉言得人心之

應而卜兆之吉以見皆天意所當征也但今蠢今翼

日雖依蔡傳今解終有難曉

肆予告我友邦君至不違卜承上謂殷罪如此人心卜

兆如此故告汝以伐殷而汝不可也其言曰艱大民

不靜推原其故亦惟至親倡誘之故於此謂予小子

當考正而安定之不可即往征之也卜雖得吉王何

不違卜而勿征乎蓋友邦君諸人之意以為作亂者

是管叔為王室之至親非他人比是可以恩意呼之

使來可以不煩兵力而定此意固好然不知其不能而怠緩玩愒時不可失也厥後周公亦至二年而罪人斯得豈無是意行於其間哉上言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故此云艱大民不靜正以應上文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至乃寧考圖功承上言汝意欲違卜如此是以我亦長思此大難非不思而妄為也思之則尤見痛切於身曰信鷩動此鰥寡之人為可哀也予之所役乃天役也蓋天遺大事投大艱於我之身

我於是不能自恤矣汝當勸勉我也義爾猶言汝等皆義也

已予惟小子至丕丕基言天意見於卜決當從卜以東征也

王曰凡四每王曰為一節皆更端以告之以盡其義也

寧王舊註作文王蔡傳作武王然意以安寧天下故稱寧耳爾惟舊人至攸受休畢亦作三節皆稱天稱寧王寧人以見承天意紹祖業在此舉也天棐忱辭

其考我民者謂天輔我有誠信之辭其以戚我民也

忱辭化誘邦君之辭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至其勸弗救則皆喻其當紹祖父之基業以伐殷也

嗚呼肆哉至末復反覆歸於天命而見於卜決意東征也周公將東征而告諭天下勤懇切至如此蓋亦伸大義於天下以曉示人心然後從而征之聖人舉事豈是草草一聞謗言遂避居以待主上之察耶

此章誥語多主卜者蔡以邦君御事欲王違卜故以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告諭之竊意以古人作事動歸於天而已未嘗有一毫私意也卜者所以紹天之明龜筮既從天命之矣卜與天命非有二也故此篇拳拳於卜者正在敬承天命以從事非徒以卜而解諸人之惑也又朱子謂周公在當時外有武庚管蔡之叛內有成王之疑天下岌岌然此誥當以聳動天下今乃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愚

竊以爲此正周公所以爲周公也學者未有聖人之根本安識聖人之氣象聖人遇事正不如是周章今人處些小事便自狂奔盡氣欲求聳動乎人便是伯術用事聖人只平平說去誠意自至且亦足以見當時成王未嘗大疑周公也

微子之命

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其傳云啟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爲宋公爲湯

後古今皆云微子抱祭器歸周至云面縛之事如左
傳史記所言予前已辨之矣今觀是命是即殺武庚
之後成王封之武王未嘗封之也而諸傳引樂記之
言云武王克商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謂武王已封
宋但未為殷後今因武庚之黜始為湯後蓋只申命
之非至此始封之也愚竊以為微子若封於武王之
時則當時封命之辭何無所見不特其辭無所見即
其已亡之序亦無所見也說者又以為既封箕子於

朝鮮豈有不封微子之理嗚呼箕子之封又將何所
見乎是并其引證者尚非也而況於其本然之事實
乎箕子於朝鮮亦已有論於前而此云微子之命者
不改其舊爵之名也不改其舊爵之名是微子前此
未嘗封也箕子亦始終只稱為箕子是箕子亦未嘗
封也武王訪道尊賢豈不欲封之意必二人不受武
王不得而封之也夫國破君亡不肯為臣僕宗臣之
義在微子者猶其在箕子也微子懼宗祀之無所託

之敗也其封命始於此也非申命之云也武庚不敗則微子決不就封豈有宗國方没宗廟播遷人事變易之形方在目擊而二三人者相效而襲大封尚可謂之自靖自獻而又謂之仁乎且其辭亦自可見云庸建爾於上公尹兹東夏豈非始封之辭乎書序雖云不可信然亦有可信者秦漢之時去古尚近不如今更遠只是懸想無所據依也凡此皆是大公案古今皆相承襲未有以為非者予不諱論之以俟知者

康誥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書序以為成王時書而胡五峯吳才老文公皆以為武王時書蔡子因之其考證亦明不復可疑矣成王雖君其在康叔豈有專稱小子封之理右者君臣之勢不至若後世之懸絕詩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周家辭命稱尊行皆云伯父叔父伯舅之類此篇辭氣亦可證其為武王言也但不知是初封之誥否或封來朝又以誥之也或入為司寇而後

往國今皆難以臆度但篇内明德慎罰雖是綱領而獨詳於用刑者蓋殷民化紂之惡如微子所謂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與為敵讎又紂作炮烙之刑則是邦之人其遭刑罰之不中極矣故指事歴條丁寧而告戒之意其蓋有所為此亦可以見紂惡之極而武王愛民之深也如酒誥亦是此意

細觀康誥發首即曰孟侯則已為諸侯之長矣又曰肆

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推言其所以有國之由則非始
封之辭矣篇內固以明德慎罰為綱領然大約明德
慎罰不可作兩股兩事蓋慎罰必由於明德之不
明罰何由而能慎予皐陶邁種德故能方祇厥敘象
刑惟明此拳拳所以告之者欲其先務明德於已而
後致謹於用刑也蔡傳以汝念哉以下言明德敬明
乃罰以下言慎罰與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封敬
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似太分析破碎夫心不

敢有一毫之或肆則見於事不敢有一毫之或苟罰之所以慎者德之所以明也所謂敬典所謂敬忌皆一而已矣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蔡傳謂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愚以為今民即作今治民於文義不通又遹字古註訓述不知何所出大雅文王有聲遹字甚多朱子以為其義未詳疑與聿同為語助之辭亦是以意會之大抵古字不可解者亦多今必欲隨字生義釋

之亦有何難但終不是古人意思只當大段會其大
旨為是此句謂文王之德入人之深今民將在敬念
乃文考汝當繼前聞而服行其德言則可以慰民而
安民矣
弘於天與下乃服惟弘王意亦同謂弘乃天道古人終
日只是事天故無時不言天天道即王道也蔡說天
者理之所從以出似太拘亦太深求耳
天畏棐忱棐字以上通改作輔字文公謂漢書顏師古

棐匪通用如是則此當云天可畏而難信民情可見而難保也

乃服惟弘王語意當承上云乃服行此言惟恢弘王道保殷民也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兹殷罰有倫竊謂此是欲其勑用法之有司當司字為句下文陳時臬事則戒其自用法也當事字為句語意謂汝陳列是用法之司當令其師殷罰之有倫者汝自家陳列用法之事則當以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亦宜就康叔說謂今惟民未能安靜未止其心雖屢有迪之未能同歸於善則明明上天以為其責在於道民者之罪其罰殛我我何敢怨乎故罪不在大與多小有違天之事亦即是罪而罰之矣況使民不靜不從化則愈積愈盛其醜穢之德顯聞於天是其罪大矣罰殛安可逃乎蓋深念商俗之惡欲康叔盡反其舊俗而導以從善至於大同而後已也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羞耇蔡以為大能養老固好但爾克飲食醉飽則非老者之飲食醉飽矣上言養老而下即承云自家醉飽不通又克羞之羞作進字解二羞不同又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先儒皆以為德全於身庶幾可以交於神明而與其辭意與饋祀相屬夫古人重祭祀葛伯不祀成湯伐之商紂弗祀武王征之故克羞饋祀其職已盡其義自足何必又加以克永觀省

作稽中德之意冠於其首哉愚竊反覆其義以羞耇
為大能進於老成之道而齒德為老成之人稱其居
民上者則可以飲食醉飽矣禮居喪自六十已上食
肉飲酒如故詩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則古人於老
壽之年不惟有肉而又有酒也爾能如是大可謂爾
能長自察省作而稽乎中正之德矣蓋人若一時為
善未可卜其終也一事合義未可信其他也人至於
老成則其平日所以致謹於身而克成其德非特一

時一事而已故曰克永曰中德斯可以取信於人而視法之矣又爾尚能進其饋食爾乃可以自介而用逸也大約二條一進於老成之時可以飲酒一祭祀之時可以飲酒古人於酒其重如此後世此義不可得而言矣其安能不蹈危亡之轍哉

剡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此數言者古註皆父字為句王荊公始讀違保辟為句而朱子深有取焉大抵古書字義多不可通今以薄違為迫逐

違命亦只是以意臆度若以為不違農時夫豈不可
即如古註釋謂糾汝所咨問之圻父不可有違之農
父汝所保安之宏父皆所賴以定其君者可不謹於
酒乎亦未嘗不通蔡傳以薄違為政官之職而迫逐
違命固若可通然以定辟屬宏父為制經界以定法
則亦牽强甚矣且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豈但定經界
之一事耶竊意如此之類只當會其大義則道理自
明若必細細以為盡得其義則於胸中亦未免破碎

而又鄙笑前人以為惟我獨得此蓋宋儒承襲之病亦不可不知也

梓材

此篇反覆詞氣不似武王告康叔之辭故其名篇亦不稱曰誥也惟篇首有王曰二字故以為武王之言其實王曰以下皆似同列之辭意周公稱王之意而告之也自王啟監以下更可見若必以為武王之言亦只至戕敗人宥為君告之後面即為周公告之也右

書之辭揔是難讀而前後解釋不過隨文生義何獨於此而不然乎今亦以意解之蓋承上文邦君所係於民其重且切如此則汝可不自其身而謹之乎汝若常於言我有師師之三卿及尹旅曰我罔猛厲以殺人是無罪不可妄殺固為是矣然亦汝為君者先敬慎而勞來乎民於是彼為臣者亦往敬慎而勞來之也其於姦宄殺人歷人者合有罪而反宥之固為非矣然亦是見其為君者所行之事或戕敗乎人而

汝可不知此意而用德予皇天至先王受命則言先王所以用德者蓋天以斯民命先王使司牧之故今王惟欲用德以和懌先後迷民正以慰先王受命之意我之體先王者如此汝又可不知此意而用德予已若茲監至末則欲其用是道以監其國惟欲助王子孫以保民也蓋惟德之用則慰先王慰先王則當天心庶邦效之四方則之邦不期昌而昌天命不期永而永矣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是亦本於休

休有容之量為人君者其可以刑威立其國而望其祚之久長哉

召誥

此因營洛之事召公訓成王之辭古人因事納諫況親政之始宅中圖大之大事耶周家以鎬京為根本屹然不動建洛邑於土中以臨諸侯是洛邑者乃其施政之地自武王周公規模久定特自今日始成之耳蔡氏謂周公本欲成王遷都洛邑而成王則未欲捨

常用下文若翼日乙卯若字想亦是助語之辭今會
其意上文云二月此云越若來三月是即此年之三
月非下年之三月也大抵此等處皆不可執泥必求
字字訓釋則鑿矣
用牲於郊者想只是周公攝行之蓋此時洛邑未成成
王未至洛也至洛誥戊辰王始在新邑烝祭歲先儒
林氏謂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位成
周公繼至自乙卯至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以

為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而成萬年之業周召規模其敏若此非後世可及以愚觀之豈有是理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此下更有許多事始成古書不書不盡載也豈有作一大邑城而一月可辦其忙逼勞傷聖人氣象大不然也雖云不日成之此只見文王得人心之至讀者正不可以文害詞也

入錫周公錫字與尭典師錫帝曰之錫同非徒以幣與周公蓋重託而告之之意上告王及公并告庶殷及

安石乃以為復逆之復宋諸儒從之夫以為攝而復
政者成王尚幼周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何嘗履君位
予如明堂位所言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此漢儒附會
之謬說也此固無俟於辨而自明者然伊尹周公皆
有復辟之事愚固謂伊尹之任商周公之任周皆非
後世人臣所可擬者有伊尹周公之聖而又有伊尹
周公之任任之所在責之所歸故不得已而當之以
聖人為之至誠感動始終有濟若無其德無其任而

冒當之未有不犯於逆亂之倫者此王莽之徒雖竊以藉口然亦豈能以涸日月之明哉後儒因王莽之事遂將周公變易其說蓋不欲使公之忠聖一淆於逆亂之跡其愛公可謂至矣其所以待公不其淺乎嗚呼操之不可為文王莽之不能為周公豈待後世方知之而當時所為已如白黑之不可同日語矣混碔砆於珠玉之間何損於珠玉耶由是言之聖賢之事各論其實而已矣

書序以此為使來告卜而作今詳其義全不重在告卜特敘其事自告卜始蓋洛邑既成成王初往新邑以發命施政而周公告戒之辭是時成王既長親政周公欲明農而成王留之君臣問答史皆錄之以成篇重在治洛故名洛誥當宅中之始新政之初名公周公皆告戒之切大臣責難之義非後世所能及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愚竊以為是與成王對面之辭非授使者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亦是成王對

面復周公之辭當時周公定洛而歸復於王而因以告戒之但康誥之首以為是此篇錯簡則又似在洛之時豈成王與周公俱至洛之時所言耶細詳錯簡之言未見其然下文云予齊百工伻從王於周又曰惟以在周公往新邑又曰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則當時鎬京之言矣

脩保者繼文武保成王也

我二人共貞者謂己與周公共正以承之也易多言貞

吉此雖獲吉猶必以貞成王此時可謂知勉於德矣周公所以欲令親政而自欲明農也觀於此言成王豈肯聽周公之去哉拜手稽首誨言是成王之求教也

王肇稱殷禮至以功作元祀是周公以王往新邑必先祀典因此祀典教以御臣之道若謂以舉祀為首務而教之則自有一定禮典成王豈冥然不知如是耶

予惟曰庶有事語意謂予惟望其庶幾有善政事也

丕視功載載事也即載采采之載謂大視羣臣之立功
行事而公行勸懲也以功作元祀是表異其已往者
丕視功載是旌別其將來者二者並舉而行之臣安
有不勸而政安有不舉哉
乃汝其悉自教工可見以前皆周公總百官之任而此
則始欲其出於成王是周公既有欲退之意矣成王
下面留周公有云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則成王猶
未欲周公之退也又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又曰乃

惟孺子頒朕不暇又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詳味先後之言皆是周公歸政之意安得不以復辟為復政但伊尹復政是太甲方免喪之期周公以成王已在位但其年尚幼國家多難而以身任其事耳及成王長而歸之使親政焉其與伊尹又不同矣

先儒呂氏謂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惇大成裕此大約言之其實先王以道治天下視後世以法把持天下者相去遠

甚以道治天下只是至誠惻怛之意行於其間自然
事體亹實而又氣象寛裕彼以法把持天下者於二
者何有
頒朕不暇當如陳氏經云汝當頒我前日未暇為之事
一一行之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分明是教成王治洛
之事
先儒以公明保予冲子以下為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
事王命予來以下為周公許成王留洛之事今詳上

下語意似不然蓋古史敘事多非一時之言但若此等則問答應對語脉相承不可分為兩處竊意在鎬君臣答問之言也若如蔡說則是以為成王周公皆在洛之言而上文汝往敬哉之言又不可云在洛矣夫周公謂汝往敬哉兹予其明農哉故成王留之公明保予冲子以下皆留之之言也上下語脉自應相接豈可以明農以上為在鎬之言明保冲子以下又為在洛之言分為異地兩時使周公陳欲去之言下

無所接成王致欲留之意上無所承皆不可得而通
也其屢稱王曰自是古體如此亦不可以為先後之
言也讀者於此語脈既見得有下落則其所謂留周
公者始可得而言矣夫留周公者但留其在左右以
為輔非留其專治洛也蓋周公之意以為向不得已
而任其責今亦可以少紓而成王之留則以己雖親
政然不可一日無周公以慰天下之心故懇懇留之
以自助也下云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則其所以屬

望於公者何如哉由是言之其所謂即辟於周者是
初欲往新邑以朝諸侯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者
欲周公留在王朝啟迪其後且以為士師之表率也
曰公定予往矣往字即應上文汝往敬哉之往將謂
往新邑欲周公安定已以往也若如蔡說則上文周
公方戒王以往新邑未見其至新邑而下文成王入
即告周公以往鎬京耶況其所謂和恒四方民居師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皆是王將往新邑之事則此為

在鎬無疑矣大抵建洛邑以朝諸侯以弘王政此天子之大事也故謂之成周者言王化之成也武王之意周公終之正為億萬年王者宅中圖大之地其事何其重而成王初政又孰有先於此耶故召公因奉幣而旅辭周公因即辟而致訓其致難致慎如此蓋深有見於繼天立極之大義也豈有周公身自營之而又身自居之成王在西周公在東是二王矣孰為中天下而立以朝諸侯者哉向者武王既崩成王尚

幼周命新集人心未固周公以身直當其責雖非履
天子之位然天下之事悉屬於周公矣此在人臣另
是一格豈周公之得已哉今者成王既長新邑初成
天下方拭目以望新辟之政而周公亦正欲其示儀
型以慰天下之心而亦可以息肩於已也而又何待
於已之居之而居之又何名耶周禮云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隂陽之所和也然
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若以為周公鎮撫之地則

不必營建若是之重營建若是之重則決非人臣之所宜居矣此與後世留守之義自是不同宋儒惟以後世為例看之太輕故有周公治洛之說也然周公雖不必留後於洛而其所以處置訓化殷民者皆周公之責任經畫也故君陳畢命以始中終言之尹與保釐在二公之特命又自不同

予小子其退退守必有缺誤不可强爲之說古註謂我小子退坐之後皆强說

命公後者還當如古註之說云命立公後公當留祐我宋儒以為命公留後於洛恐周時未有留後之說以後世之事而凖古人非其據也下文王命作冊逸祝冊等事如許之重非分茅胙土特大重事何至如是若只命留後鎮撫亦自不須如此且此云即辟於周如蔡氏註是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宗周則所謂命公後者當是在宗周命之之辭語脉方相承而下文命後適在新邑其說不得通矣又命公後是成王

面告周公之辭若命伯禽可加命字若即欲周公留後則當云公其後加一命字又不通矣蔡註又證以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此書序之言也但書序亦只言徐夷並興安知是周公東征之時惟史記魯世家則云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於是伯禽師師伐之遂平徐戎似為可據但史記作於載籍焚滅之餘史遷志在成書其歷年先後世次多不可依今當以尚書為準寧缺史記

之疑以信尚書不可遷就尚書以合史記也且命後作冊其禮至重非命留後無疑而居洛與王對峙決非周公此時之所宜然矣詳味即辟二字即上其基作民明辟下文亂為四方新辟之辟蓋皆始事更新之辭若歸居宗周則成王即位已久不可言即辟矣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成王以自已能不厭於安民之事以留公則周公之心成王之志皆可識矣

王命予來至永觀朕子懷德是周公許王留而相勉以

成績之辭其屢屬意於殷者殷人引考乃爲道化之成也以後世言之區區殷遺何足介意即不殄滅之亦必拘縶禁錮而使之無能爲也惟王者則不然彼其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夫未格疾痛在身故必使殷民皆草心向化忻然如一家而後已故置之不較非王政也驅之以刑非王政也優游於道化之中如陽春動而萬物生此聖人之所以成化也故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古人明明

德於天下皆是如此此周公所以拳拳於殷之遺民
非若後世自私自便富有天下之意也
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語氣大略謂王命我留承保光明
文武之業以益大我責難之恭王之意固云善矣但
王孺子來相宅方新邑新政之初其大惇厚其典禮
與殷之賢人以致盛治為四方瞻仰新君作周家恭
敬之先蓋王能恭則臣下罔敢不恭而後王亦無不
承其恭矣所謂恭先也由是而咸曰其自是中立以

治萬邦咸有休美惟王有成績此今日營洛之意也
王能如是我旦豈敢必其去耶當倡率衆卿大夫及
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烈答天下之心作周家信臣
之先君臣各相勉於為治庶幾成我明子儀型於天
下而盡文王之德矣使時時謹慎殷民殷民亦自然
從化此時乃命予安寧也謂之寧者是致政之事也
予於此時樂周道之有成以鬱鬯之酒致其精神拜
手稽首以休美致享不敢越宿而告於文王武王以

慰二聖之心且致其祈禱之辭也曰明禋者即以秬
鬯之酒謂之明禋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王伻
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又總結而勉之以
致意於化殷也觀成王留周公皆是廣及四方之辭
周公戒成王則尤以殷為重
若謂王命予來以下為周公許留治洛則孺子來相宅
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
時中乂皆是教成王治洛之言方勉之以往何嘗聽

成王之歸鎬京而以已任之耶予旦以多子御事云者只是許王以不去而率諸臣以盡輔弼之道而已何嘗見其許之治洛耶此等辭語尤為可驗

細詳成王留周公之辭皆是廣及安定天下之大計而非專為治洛而發云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謂周公之德在於天下則欲周公不去以久厭天下之心也云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則欲周公輔導啟迪時時如常也云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則欲周公不去使四

方皆安定其功也云誕保文武受命民亂爲四輔周
公去則左右前後輔導無人而民不安故欲其留以
爲輔也四輔如王制設四輔及三公左輔右弼前疑
後丞爲四輔也云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則欲其不
去爲四方之取則也凡此皆只留以治安國家之意
何曾專及於洛邑一方之言如後來君陳畢命是專
命之辭自然諄諄不息蓋以周公之德在成王當留
以自輔君陳畢公保障一方之才也周公之功於洛

邑不宜以吏居君陳畢公則可以無所嫌也此其道理可信之大者有見於此則其區區援引證據亦無事頰舌之煩矣

乃命寧蔡註以寧字屬下句為綏寧周公而又謂明禋休享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周禮王禮上公再祼而酢固有尊之以神明之禮但此是周公自言周公豈應預令王以神明之禮來禮已耶古人鬱鬯最重皆不宜周公自言今只依古註寧字為句以寧為致政而

安寧如蔡以周公治洛則是方有政事亦不可自處

以謂之寧矣

戊辰王在新邑以下方是紀王往新邑之事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則只是攝政之七年也朱子謂前已屢

有答問之詞其後乃言王在新邑有不可曉因以詰

吕伯恭無以答以愚觀之正為前面問答為詞未有

下落故此遂不通前面既是在洛問答如許之詳此

方紀戊辰王在新邑為說不去於此又可以證前面

通是將往洛之言是猶在鎬京也

多士

惟三月者竊謂即召誥越若來三月蓋即是營洛之年

方遷殷士遂營洛以居之故誥告之也蔡註以為成

王祀洛次年之三月蓋由於周公治洛之說也不知

康誥之首稱三月召誥周公至洛是三月而此又稱

三月可以見皆一時之事也夫遷徙重事況遷商遺

民多士所係非輕得不有以告之耶蔡祖吳氏之說

以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於洛至是乃建成周是以遷殷在營洛之先矣而洛誥云我卜河朔黎水園欲以遷殷不得卜又卜瀍水東為下都是當卜之時未有定處若在先已遷則一定之所何待至此而兩加之卜耶此其事跡明甚無可疑者惟其膠於周公治洛之說故以此為周公之新政而以意為之說耳大抵去古既遠日月先後亦無由知讀尚書者惟須得其大義為要

若是則周公未嘗自留後治洛也若是則告戒殷民
惟欲其順應一德而非以其數反覆難制也下文予
惟時其遷居西爾與移爾遐逖予惟時命有申皆謂
今日遷時事非本前日而言也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我其敢求位皆言其非出有心之
私也惟天不畀惟帝不畀皆本於天命之公也然天
命非他亦視下民秉為而已此皆至誠惻怛以告之
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也殷士之賢者寧不知所

警動乎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謂我之事不容有貳而之他惟爾王家亦我適此事勢之必然者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所謂惟爾王家我適也予之初意以為惟爾大無法度我不爾動聽從乃邑言不遷汝然亦念天即於殷而降大戾者由是不正其法度之故是又不可以不遷也紂之身死國亡武庚又敗四國被誅所謂大戾也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則告以必當遷也蓋殷既淪喪又
遷其臣士於新邑喪敗變革之形人情豈能無不堪
者故周公告敎委曲如此若是遷居既久人情自漸
消亦何事多言哉以是又見遷頑民在先爲臆說也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謂誅其君弔其民
所謂大降民命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當如
孔氏謂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
宗周多爲順道

尚書疑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疑義卷六

明 馬明衡 撰

無逸

此篇詞旨明白大約是兩段意思一則欲其戒逸豫以知小人之依一則欲其廸明哲以察小人之情皆先論其事理而引商周之君以明之也蓋人惟怠荒逸豫則縱欲敗德智慮昏迷時常惕勵憂勤則清心養

性旁燭無疆是二者亦未嘗不相因也
所其二字大段古書多不可曉但得其大義足矣今蔡
以為處所之所道理自好未敢信其為必然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所謂逸者非謂逸豫怠荒之云
也蓋謂必由艱難乃可得其安耳如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此安之道也然
非服田力穡何望有秋由是言之則古人終日乾乾
夕惕若者乃所以為逸而何嘗敢一日怠荒宴安以

為逸耶若謂艱難於始燕安於終是大亂之道也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為句諺鄙俗也誕放肆也

君奭

此篇序只云召公不說孔疏乃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不宜其意不說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皆謬也孔說既攝政不宜復在臣位其失既遠史遷言當

國踐阼尤非事實周公雖攝政何嘗當國踐阼耶且篇中小子同未在位則是成王親政以後事矣但周公之攝政成王尚幼大命新集周公不得不身任其責雖非當國踐阼然凡事皆聽於周公惡故曰伊尹之任商周公之任周後世大臣不得而例也其事異其跡疑但聖人之心明白至誠人皆可見以召公之大賢豈有不見於此故雖管蔡流言周公得以東征叱然不動至成王親政之後召公之意以為周公今

日可休矣前日之不得已者今日可以得已也於此
或未悉周公之意而自欲引退一以處己一以悟周
公也觀周公明農之言非惟召公念之周公亦自念
之矣但天命人心去留之幾此時猶未可放下故周
公復留召公守經君子也大臣去就之義重周公達
權聖人也宗國基業之念深盈滿之說豈足為周公
道哉周公此篇危懼懇切之情溢於言外蓋以深喻
召公大臣未可輕去之義固非專以明己志亦非專

以留召公也

嗚呼君至施於我沖子大約語氣今爲引之嗚呼君者

周公嘆息呼召公之辭也其意謂周家之事我二人

不得辭其責從昔以來已曰是在我而已責既在我

我亦不敢以安寧當上帝之命而不長兢業以念天

威及我民遂自玆可以無尤違乎故夫天命人心之

固亦惟在國家有輔翼之人又在我後嗣子孫有以

承之而已使輔翼無人而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敬於

申勸寧王之德即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文王
與寧王恐只是一人則寧王當作文王古註孔氏亦
將寧王作文王大誥諸篇皆然蔡氏作武王今詳於
此似當作文王為是
天惟純佑命承上文殷得大臣之助以德配天而享國
長久矣而天又純佑命之故凡商之內外大小之臣
皆無不宣德宣力以事其上此上所以從欲以治也
秉德在人乃言天佑命者人事亦天意也實字恐是

語助辭蔡引孟子國不空虛爲實鑿矣
天壽平格至新造邦因上言天之保佑乎殷如此其至
紂之承天一失其道遂至滅亡汝誠長念乎此則天
位可罔是宜共治明顯我新集之邦也而可決於去
乎此言殷之事以告之也在昔上帝割至丕單稱德
則言周之所以得臣之助者如此殷周皆由得人而
興此在今日周公不得不留名公所以未可去也凡
周公所言皆不外殷周之事不暇遠引堯舜者堯舜

世遠而事略殷周跡近而鑒切也
小子同未在位當云不可以今日親政便欲退去宜同心共濟輔佐小子同於未在位之時也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數語如息齋之說亦通但亦只是以意爲之說耳
猷裕者寛裕之圖不爲狹小廹隘之行也凡人有狷介之性者未免近乎廹隘而不寛名公旅獒名誥之辭皆是法度嚴緊不肯苟且一毫放過則其律已處事

亦甚嚴矣故於此欲去者以義不可不去也周公之
留已違其意奉身而退蓋亦甚決此所謂守經之法
但道理甚大大臣之責亦甚重况王迺初年殷未引
考其幾一失雖區區去就之義何補興喪之責周公
之意獨拳拳台公有所不及此猷裕之言所以發也
嗚呼持狷介之節者而或慮其近乎隘循寬裕之道
者則又恐其失乎經大中不易之理惟反而求諸吾
心而已然後世大臣之任其輕重視右有間其於去

就之間未易以寬裕自委而使進退之義卒不得以
自明也
前人敷乃心一條則是推武王之意以留之也明勖偶
王在亶為句謂汝當明勉以輔王在於盡其誠以乘
載此大命也在於盡其誠則分毫意念之不周其誠
有未盡也鞠躬盡力始終其事然後可謂之盡其誠
也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語意謂我之心有未信而

若此告語予予之所以汲汲不能自已者惟曰王業平定之責在我二人而惟汝之心與我為有合哉且人之言曰在我二人故今日天休滋至夫以天休之至為由於我二人則我二人其何以戡之其惟汝能敬德明揚俊民布列庶位則人心永懷天命永固在乎推讓後人於大盛之時此所以為答滋至之天休也在時二人天休滋至與下文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意同註疏以二人為文武自不可通

予觀周公之留召公既舉殷周之事又推武王付託之言又曰告汝朕允又曰予不允惟若茲誥又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於天越民前後反覆不一而足其詞可謂切其情可謂哀矣又曰其汝克敬又曰其汝克敬典又曰惟乃知明德則周公所以倚賴召公者深矣夫周公與召公共康輔王業最深且久當流言之變周公東征在外二公輔翊在內憂勤勞悴險阻艱難共嘗之矣太公

既没所賴以相濟者獨召公耳於是而又去則老臣耆舊無人何以鎮定家國此周公之若心誰則知之故夫人臣當國家之任欲其潔身不汚何足為難惟識足以慮天下之微才足以當天下之變量足以容天下之汚氣足以鎮天下之躁然後能成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無愧於大臣之責斯為難耳或曰以召公之賢而不見於此何耶曰此聖賢之所以分也况周家之事亦有難言當武王之既喪周公秉政亦大出

格非召公之賢則周公之心亦未易知迨成王既長
後來基天永命久遠之圖則惟周公宗臣之心為更
若目及是周公懇惻言之召公之心始悟召公惟見
道理為定既悟之後遂以不去為是卒至留相康王
永固基業此周公之功所以為大也

蔡仲之命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云云
此史敘其事之由如此而先儒遂以為結正三叔之

罪添捏巧說宋儒此等病痛最爲害道然即其所敘云羣叔流言遂承云乃致辟則流言之時即已東征語意自明若如蔡註云流言只是冷語周公初避以俟蔡追成王迎周公歸之後因其復叛方始東征則所謂東征者在三年之後非以流言之故而特以其叛耳史氏何不敘其叛而獨揭其流言耶夫自成王迎周公歸之後成王已知周公之勤勞流言至此復何爲哉而周公復念其故而致辟之聖人所爲固如

是乎若以其復叛而亦流言也則流言之時固已即叛豈待優游三年之久然後叛叛然後致辟之耶其亦大非事情矣況經文本自明白今不即信明白無疑之經文而徒以已意揣度爲是委曲之說是皆見於後世之事徒變聖人之深而於聖人大道理未之敢自信也湯武之放伐微子之去箕子囚奴比干諫死彼其於大道理各有以自信耳伊尹周公苟非有大道理以自信如後世沾沾名義間則太甲成王不

為商周令主其如商周何故周公之事不可以後世
而論其位冢宰正百工者先儒皆以為在武王崩時
而吳氏謂成王攝政亦是諒闇之時非以成王之幼
而攝此皆惟恐汚染聖人而每事為之別白不知聖
人正不如是亦反小了聖人矣夫諒闇之時百官總
已乃通道也何足為異惟成王尚幼國家新造外難
未除天命人心未固周公將委之何人耶故雖成王
免喪即位之後主張國事猶是周公如東征致辟營

洛微予封國多士多方之誥皆大事也其命雖出自成王其實皆由於周公觀頌朕不暇之言蓋可見矣及至成王親政之後始有不同以大胸襟觀之當此時居此任大道理自是如此但後世無此本領力量未易擬議耳今必若若為辨析將周公宰致古人科臼之中不使略寬一步恐聖人不如是也聖人未嘗出規矩之外亦未膠規矩之中惟視理何如耳伊尹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規矩之所有也使太甲居桐者

豈直如是而已哉其亦百般使人誘化曉諭不從乃殺之是亦何嘗無調護莫殺之意耶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不付之他人而周公自行不往即殺至二年之久則中間有多少處置之事而古史皆不傳矣

多方

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復自奄歸則奄葢數叛而亦屢征之也但篇次日月先後亦難

定多士是洛邑之遷告之之辭是時成王方即政而云昔朕來自奄則未即政之前年方尚幼亦自往伐奄耶若以大降爾四國民命為即周公東征之時殷管蔡霍之四國則成王未嘗親往而稱朕者將為成王耶抑為周公耶抑或據周大總稱之耶今此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者則是成王即政之後矣然成王即政猶稱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是周公傳成王之命誥告天下可見周公留相王室未嘗離王而專往

無不知宜速悔禍自新可也乃於商奄復大圖天之命而不長敬念於祀使至誅滅豈不可哀哉

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者古人終日欽欽對越上帝所行無非天之道所謂帝之迪也今終日反是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蔡依古註純字屬上恐亦未然多士有惟天不畀惟帝不畀此不當有畀但文侯之命有侵戎我國家純亦屬上句酒誥純其藝黍稷復屬下句如是則純字當缺之可也

不集於享集如集義之集不集其所以享天之命蠲
烝之烝如烝烝乂之烝謂不能蠲潔以進於善道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語意極緊道理亦自
足諸家只管以上智下愚不移來譬將古人緊切語
意扯寬來比併論量大是害事夫人之所以為人者
此心而已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克念者心之存也
罔念者心之亡也使桀紂而克念則必戰兢自持豈
不足以反而為聖乎所為下愚不移者惟不肯念而

已罔可念聽謂罔肯克念而聽人之言也

臣我監五祀謂臣服於周即是監非必遷洛之後而後為監也蔡以證遷商在作洛之前固矣

爾罔不克臬當如古註云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

予讀多士多方之誥周之安天下何其難也湯武皆應天順人之師皆以征伐得天下然成湯一革夏正之後天下晏然不聞略有反覆而成湯方且自以為慚

德矣武王伐殷之後反覆數見非得周公竭誠慰撫
周之基業幾墜此周公所以不可去也商周之得天
下同而安天下有難易不同若此者何耶豈夏之諸
王不及商七王恩德入人之深也抑或商亦有訓誥
之書而今亡耶大柢聖人作用各别武王取商於天
命人心之際夫何容言然此等精微道理在商之多
士未必能盡知也武王斷諸心而行之亦未必能盡
信商多士之心也此其作用已自與成湯不同觀夫

休而知恤也夫人能常憂其所當憂則其所以處心行事自有不敢苟者況人君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其所憂又有大焉者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是故處逸豫之時而能知憂其所當憂其於立政任人又豈有不得其所而不用賢俊哉若只以休兹為美哉此官則其義淺矣

籲者急呼之意有室大競是處休之時矣猶且急速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帝若不及而恐失之者是何嘗

敢以休豫自處而忘其憂恤之心者哉周公吐哺握髮亦是籲俊之意其所用之俊皆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又不肯順適其君皆責難其君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是欲戒其君而先致禮於君也宅者居而安之意宅乎最佳循理則安從欲則危故曰仁人之安宅也夫人君處富貴之極易於不得其安而從危也故惟一循於理不入於欲則意氣清明好惡不偏有以審乎事理之當然而得夫中正之極致

由是施之於立事施之於養人施之於正人無一而不得其所矣又安有三者之人不得其賢俊者乎是則所謂宅者必自天子克宅其心始以為端本澄源之地耶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玆惟后矣古人之言如此周公申之以為古人之於事於牧於準皆自其本源之地必求其安故入而謀於內出而相面於外皆用大訓其德謂之訓德者非徒口告語之也正是於本源之地必求其安以身率化之耳能大訓

德則於事於牧於準必得其俊而可以安人矣茲乃謂之三宅不惟知義者感化雖無義之民如商奄淮夷之數叛者亦可以化而安之矣周公之時所患在未化無義之民故成王親政舉以為言

謀面用丕訓德德字承九德之行來古之人臣有是九德之實乃敢告戒厥后則其所以教者無非相訓以德而其所謂三宅者何莫非德之用而後得其安耶故曰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面字即汝無面從之

理上帝之明命乃用三事有安遂能得其安謂三事有賢遂能得其賢是成湯於端本澄源之地無一毫好惡之偏故能盡用賢俊而三事皆得其安也又用威嚴使天下大法是道而天下諸侯皆能用三宅三俊於是教化大行其在商邑既大和協其在四方用皆大法而明顯其德矣

大段三宅就人君身上說三俊就用得其才說中庸言取人以身況即下文而觀之非文王克厥宅心安能

克俊有德耶俊字承籲俊之俊來大抵治天下大綱
惟在三事人君致謹於三事必求其安謂之三宅用
人以治乎三事必得其才謂之三俊如孔註以三宅
為服罪以三俊為明德固失之遠蔡註以位以才別
宅俊而又以三俊為儲養待用者是益鑿矣周書如
謀面等語本不可曉只當以大意會之蔡註字字生
義而又以對仗為文是亦未免舉業之病也
用三有宅至用丕式見德語意謂成湯既伐桀乃三事

而求其安遂能得闕

克知三有宅心者三宅係本源之地克己為難故曰克

灼見三有俊心者三俊須委任之才知人則哲故曰

灼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本言準人牧夫今此言準夫

牧恐文有錯誤顛倒虎賁綴衣以下如蔡註所分以

百庶以上為侍御之官以庶常吉士以上為都邑之

官百司庶府即如周禮內府大府亦不可謂之侍御

藝人太史庶常吉士亦不可謂之都邑之官司徒司
馬司空亞旅又不可謂諸侯之官也愚意不如只依
古註自虎賁以下歷舉官名不以官之尊卑爲次蓋
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最近王小尹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亦日與王接者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
司則略遠於王而官之略大者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則官之掌事要與掌常事者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
官之大者此皆略舉內外之官而又遠及夷狄也

文王克厥宅心者其心一循乎理不從乎欲而皆居之安故於三事皆能得賢俊有德者而任之也武王不敢替厥義德者亦猶文王之克俊有德也謀從者即洪範卿士從庶民從之類容德即其如有容之類蓋言不係吝乎一己而克用乎衆賢也

其克詰爾戎兵者兵有國所不可廢况當時徐戎淮夷之屬時時並興苟不能剪除統一安在其為嗣前人之業耶此周公所以終致意也通篇言三宅三俊勿

偏是非大亂之萌乎然則所謂克灼知厥若者惟端
本澄源可以識之周公之訓成王至此深矣
夏之臣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周公已
受人之徽言乃咸告孺子王自古人臣未有不能善
其身而可以善其君者也
則克宅之既有以求其事理之安克由繹之又有以盡
夫委曲之變皆不敢一毫有所苟也
自篇首至以並受此丕丕基是舉夏商及周文王武王

之事總論大道理全在三事得其安而用賢也嗚呼孺子王矣以下則專呼王以戒之使服行此道理而不失也庶獄庶慎勿用憸人又就中指出要緊事件以丁寧之所謂憂之深而言之切也

耿光以德言大烈以業言文王未有天下故言德武王始代商故言業立言各有攸當也

周官

周官皆成王訓迪之言周禮則周家一代典章之書也

周官惟三公三少及六年一朝之典與周禮不同宋
儒遂疑周禮為周公未成之書然則周公亦若後世
著書矣豈其然乎蓋周禮者周公之經制而其為書
則儒者纂成之也一代八百年之久其制有沿有革
而儒者之纂集有詳有略此其所以不同也且周官
之書古文亦是晚出烏能以此而廢彼乎陳氏傅良
謂周召以師保為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
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為保兼冢宰芮伯為

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為司寇毛公為司空三公多是六卿兼官有其人則置無其人則止而六卿則不可缺也由是言之則三公三孤亦無專職此周禮所以不列於前然周禮射人司士朝士皆有公孤之位則與周官所叙亦未嘗不同或設置與否不定故不列其職而列其位歟

君陳

周公師保萬民舉天下而言也未嘗專以留後治洛為專職而經理訓誨之勤周公未嘗一日忘唯是殷民之懷德向化則由於周公故命君陳以懋昭周公之訓

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其意亦主化殷民而言亦猶禹謨云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之意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數句自古註皆以為善則歸君誠非人君之所宜自言者竊以為君陳在

洛為外王在鎬京為内成王欲君陳身雖在外而心常不忘在王左右故意念所及聞見所得有嘉謀嘉猷則以來告我於内既告於我爾乃順行之於外使人蒙其休者皆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則君用以顯矣如此說却覺差勝若如昌黎之說則洛邑去鎬京尚遠而曰入以告君出則不使人知似非命之出鎮之詞氣

顧命　康王之誥

此與康王之誥今文合為一篇須是如此事體方備語脉亦相承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諸家皆上肄字為句今細詳當肄肄連讀言漸摩教化積習而不違也

思夫人自亂於威儀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人之有威有儀非以致飾於外也蓋以收斂肅恭暴慢邪氣無自而入而德日益固矣紂之燕喪威儀至於滅亡則其所係豈小哉

自狄設黼扆至側階凡有四節四坐爲一節寶器爲一
節車輅爲一節戈戟儀衛爲一節皆象成王平生所
用而陳設之蓋在路寢蓋成王之殯在寢西序欲就
殯前傳命故設之王者之朝有三外朝一在雉門之
外朝士所掌內朝二路門外之朝天子受贄見諸侯
之所路門內之朝則與宗人圖嘉事者而黼扆之設
想皆然也今因王崩於寢殯於寢故傳冊命於寢若
見諸侯則當在路門外之朝也故康王受冊畢出在

應門之內則是路門外之朝矣
康王吉服受冊及朝諸侯受幣蘇氏以為非禮而諸儒咸以為未達禮之權至文公亦言天子諸侯之禮不同故孟子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所謂未學者禮之纖悉條貫也至於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飦粥之食此不待言者孟子固已明言之矣豈有方在五內分崩之時而從容袞冕之服其心豈能忍於是哉況在路門外見諸侯猶不見殯也而傳命在殯前則又甚矣

時尚有流言之變天下岌岌幾殆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秦漢而下授受晦昧禍天下國家不少夫秦漢而下貽禍國家者皆由於平時寵幸之失宜故流為臨時廢置之無度苟平時根本一定天下之人已曉然矣所謂朝委裘植遺腹不亂者而況有聖賢為之師保先王訓法具存至成王末年所謂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之時也亦何至張皇而特為非常之禮以臨之耶蓋所叙迎立之節陳設之儀自是朝廷

規制當如是而非以為非常之禮也特服袞冕在殯前則是非常之禮耳今若不服袞冕只以凶服受冊迎立之節如常也陳設之儀如常也羣臣教戒如常也康王報誥如常也在朝見之天下聞之亦何涉曖昧不明之有哉豈明不明之所係只在凶服吉服之間耶而召公諸賢行之夫子錄之是皆不可曉者姑記以俟正

葉氏少蘊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

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能踐其正位不敢朝廟不敢主祭封内三年稱子踰年而後朝廟改元春秋始書即位又曰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愚謂天子諸侯之禮大抵略同春秋繼世之君無有以吉服受命於喪次者晉襄公有文公之喪西師來軼墨以即戎遂墨以葬記者記其禮之變謂晉於是乎始墨今康王之事不亦禮之變之極耶夫子既録於經則

周家後世必以為故事何列國之君又不然耶豈天子諸侯之禮亦自有所不同耶抑或在夫子之時天子居喪之禮禮經自備不患其不明至經秦火乃今無所考而夫子於此特以其終始之際成王有付託之勤康王有纂述之志諸臣有輔道之美亦足以為後世勸而不暇責其一事之失故亦錄之如呂刑秦誓取善於周公既没之後豈可責其純哉

予觀世至周時人情變故大抵與唐虞之時不同故其

所處之事亦異與後世緣人情而行之者多不甚相遠康王即位之事前後擺布如許齊整唐虞之時想無有也且堯舜之治天下以其一身公天地之間天下者公共之天下也堯舜之身天下公共之身也子足治天下則治之子不足以治天下則付之能者其心何嘗有一毫芥蔕耶何嘗以天下為己之基業而汲汲以保守而恐失之乎迨至周時積累勤勞以成基業如人家創業勤苦一般又兢兢保守恐一旦夫

之如人家守業艱難一般此其心之視天下與堯舜之心何如耶故一則曰丕丕基二則曰丕丕基則亦近乎後世之事矣堯舜之時恐亦不如是也愚嘗讀丕丕基之言而感嘆上古之事之不可及也後世世變既如是則其緣人情以行之者亦不能免也康王即位之事亦緣後世人情而行之者以周公之大聖不能必反堯舜之事台公雖賢亦安能免於世變之人情耶不敢辭其僭妄敢附於此

君牙冏命雖皆穆王時書然其間語言咸不悖乎聖賢之旨文武周公之訓想皆當時仁人君子有得於學問者所為其有關於世教大矣故夫子録之不以人廢言也

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蔡註以為兼養民之事若養民本無與於司徒則司徒掌教豈宜兼耶殊不知民事本司徒之事周禮知其夫家老幼廢疾與夫六畜車輦之數而教之稼穡其器物皆司徒之事也先儒以此

為粗迹無與於教遂以為非司徒之文而不察其以民事為教之意而使司徒失其職者愚於周禮已深辨之矣今觀於此尤相脗合

厥惟艱哉謂衣食不足至於怨咨則教行亦難矣民既怨咨而不率教則又未免有不率教之刑罰此民所以尤不得寧也故曰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思之一言誠為人上者之要藥也

細詳冏命之言恐須出穆王自說故能如此親切其病

痛無不自知然後來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可畏如

此

呂刑

呂刑一書諸儒皆以贖刑爲非程子發策問謂聖人意

在埀戒故錄之夫聖人若意在埀戒又不明言只根

於經以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訓並傳人將何得

而知之朱子又謂穆王荒遊無度至晚年無錢使後

撰出那般法來而蔡氏俱祖之此無他皆以穆王非

有德之君故雖有德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愚反覆讀之愛其詞旨懇切出於至誠惻怛之意而非以為揞歛之資也想穆王亦是潤大通達的人其天資亦高明故雖車轍馬跡徧於天下然後命君牙為司徒命伯冏為僕正其於道理亦皆見得特不勝其意欲之偏耳迨至末年精神鼓舞已盡返其初心有一念思及愛民之意見夫天下刑辟之濫而不忍之心油然而興故命呂侯斟酌為此法以訓四方如武帝南

征北伐晚年精神既倦始有輪臺之悔使在夫子豈不取之況所宣明皆合古訓夫子亦安得而遺之哉夫聖人之書載道以為訓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盡是道而無疵固備載之以為天下後世法舍此而下苟有合於是者亦併取焉以附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是亦一事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充其一事而事事皆如是焉是亦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已矣是則聖人載道以為訓亦聖人與人為善之心

有見乎是而後可以為教蓋不必務其大而惟求其同不可以一時區區之力而斂長江浩蕩之無窮而惟欲汲汲於泥沙汚穢之不汩且亂也嗚呼是特可以論周穆王呂刑一事而已耶

若贖刑之意亦未可甚病蓋刑獄一事極難非德之至精者不能無疵於是說者謂虞廷之德惟皐陶為盛故曰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舜之稱皐陶曰俾余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禹之稱皐陶曰邁種德德乃降

黎民懷之則臯陶之德誠非後世之所能及夫上有舜之聖下有臯陶之德則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人欲之私通天下之志而無不盡之情然後天下之刑可得而平也然猶有疑而宥者刑獄豈易言哉漢淳于意之女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傷哉斯言亦天理之至人情之極也萬一有失其寃何如此文帝之除肉刑萬古不能再復亦未可遂以一筆勾斷也蓋上古聖賢既已不作後

世為君者喜怒好惡之横出而為臣者諛佞茍且之成風就中雖有一二忠實之質然亦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而其至精至粹之德抑何得以言皋陶哉夫有堯舜皋陶之德而行堯舜皋陶之刑可也德不足以比堯舜皋陶而行之或少紓焉是亦未為失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呂刑之贖刑雖與舜流宥五刑少異者亦所謂失之不經而不至於大殺不辜也不亦可哉況詳其意亦所謂疑者贖之耳其不疑而麗於

者在此而不在彼或只就軀殻上看故即其人之心有一念一事可同於聖賢者不肯法其同以達其異必欲求其異以掩其同家自二三大儒之外多有此病是皆未足以見聖人之心也夫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夫子之心非知德者孰能體之予常見今之司刑者恃其才智之雄或以一人之見而破數人之是非或以一日而剖決數十事若果肉刑吾將見肢體殘傷之人徧於天下矣

文侯之命

書錄文侯之命先儒皆謂平王忘不共戴天之讐而為戎許戎申之舉夫子錄之蓋以為戒其說誠有關於大體然欲以為戒而又錄其書以繼文武成康之後恐聖人之示人不如是之隱晦也然則夫子之意將何如乎春秋自平王而始豈夫子之取平王而猶作春秋耶曰玉之瑕瑜不相掩此玉之真也聖人取人美惡不相掩此聖人之真也文侯之命平王之初年

也其志切其詞哀其稱述文武其仰賴賢俊一念之明究然先王家法聖人猶有取焉春秋之作平王即位五十年矣乃不克有所為陵夷不競王澤遂斬聖人至是復何望乎故不得已而作春秋以寄王道自是則周始同於列國矣由是言之因其猶有可取而取之因其可絶而絶之聖人何心哉况東遷之初誥命首此一篇猶略存先王之典型而命自天子出此外杳然無聞矣其存亡進退之幾聖人得不深惜而

大有所感也而又焉得而遺之耶
愚讀文侯之命聖人致重於王澤者何如屬望於平王
者何如於是益有以見聖人作春秋不得已之心也
書上自堯典所以開帝王之統之始下至文侯之命所
以紀帝王之統之終至於費誓秦誓有一事一念之
合於帝王者亦皆錄之是亦思狂狷有恒之意此理
在天為命在人所行則為道在帝王以維持紀綱天
下則為統其被諸天下入乎人心則為風為澤堯舜

始於魯隱者周維其時亦重因宗國而有感也是惟
夫子可以當之故先儒謂夫子繼周而王不其然歟
而夫子謂知我罪我是夫子亦有難於言者然則非
真有見於帝王之統者未足以知夫子也

先儒林氏謂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呂刑
而止至幽厲簡編不接宣王中興會諸侯復境土任
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山甫其間
誥命必失亡於東遷之亂此論或然

費誓　秦誓

二書夫子所以有取者費誓之誓師詞義正而紀律明與湯武之誓如出一體非若後世之用兵專以智巧戕害為事是可為後世用兵之法穆公之悔過誠意懇惻而所論用人足為至言非若文過飾非之比是可為後世補過之法王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若是者斯可矣

尚書疑義卷六